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谁偷走了我们的爱情。 shui touzou le women de aiqing

周建 (著)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总会让人联想到许多感情上的事儿，尤其是结了婚的男人和女人，或者是结了婚的男人和没结婚的女人在一起。

谁偷走了
我们的爱情

[shui
touzoule
women de
aiqing



周建^①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偷走了我们的爱情/周建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9

ISBN 7-5039-2592-2

I. 谁...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8350 号

谁偷走了我们的爱情

著 者 周 建

责任编辑 周 岩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怀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柏川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592-2/1·1213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第一章

黄昏的一场小雨把树上的叶子滋润得绿油油的,像女人刚刚涂抹过精华素的脸。淡淡的丁香花的气息就如轻裹了女人脸上的柔纱。想到柔纱,李秀云就像才入夜,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寻找情人的痴心女鬼,浮现在我面前。





1

二〇〇三年春节,李秀云在中央电视台的人物专访节目里,向全中国人民讲述了在遥远的年代,她在西部秘密基地当兵时的一段爱情往事。往事的完整和真实,让红星出版社所有认识或不认识她的人都感到震惊。就连长年堆放在仓库角落里的旧书,都在李秀云不紧不慢的语速里跃跃欲试跳起舞来。

爱情降临的那一年,李秀云十五岁。

我听到粉尘私语扭动时发出的声响。我看到那些码好的一摞摞的书籍,也随着李秀云老式留声机一般的语速,像要跳一场慢三步舞。我似乎看到一张张脸在这宁静的氛围里正发生着变化。

窗外的雪仿佛是下给我一个人的。我突然发现,我在真切切看到唇红齿白的李秀云对着镜头,看着那些看着她的人开始讲述时,我的耳朵就向另一个世界大踏步走去。

我失聪了。



浓重的静默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向我压过来。我这才发现,这种可怕的寂静才是让人窒息的最强杀手。

一阵刺耳的犀利声穿过潮水向我劈来,我下意识地往旁边躲避,便碰到了一堆柔软的东西。紧接着,我感到潮水打湿的脸和老婆对我神经质举动的斥责。老婆起初说的什么,我没有听清,我知道那部分话语已经成了过程。我撞翻了老婆手里的咖啡。因为,我感觉到那种矫揉造作的浪漫正在浸淫着我的脸。待我听清老婆说的话,是“李秀云是不是又把你的魂抓去了”时,我的身体开始向水面浮。接着,我看到老婆举着一个像扁担挑子样的黑色物件递给我。我却木讷地看着老婆,直到我辨认出那个黑色物件是电话,才明白是出版社的李编辑给我打电话来了。

李编辑的话很清晰。李编辑说,看来,李秀云是不准备有什么想法了。李编辑说,她也不想想,在这种场合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对她的个人进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她这样做就像不理智的美国鬼子在朝鲜发动的那场战争,是在错误的地方打了一场错误的仗。她这回是输定了。

李编辑电话里的一通感慨让我很惊诧。我惊诧并非是他对李秀云讲述这样一个爱情故事所做出的反应。而是李编辑说话的语气,让我实实在在地想到红星出版社的摄影编辑大雄。难道真像“凤凰台”的阮次山先生广告中的那句开场白,“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事,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那样,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确实存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吗?李编辑这些年在二编室和我若即若离地接触着,难道就是为了替代大雄,来延缓大雄和我的情感吗?我心里骤然升起一种恐慌。



这种恐慌是在我想起大雄时，连同满心的负疚一起翻将出来的。我承认我没有忘记大雄。可是，我又不得不承认我同李编辑投机地谈论着某些话题时，大雄确实在我记忆的某个角落里凄然地望着我。

两年前，在我和李秀云和大雄极力地掩饰她的这则故事时，我和大雄还为李秀云的脸面顾及这顾及那呢！没想到时隔两年后的今天，她当着全国人民的面，竟把这个隐藏了三十几年的私情讲了出来。她的讲述是对我和大雄的背叛，更是对她故事中男主角的背叛。她以为她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终于认可了这段感情，就可以得到良心的平衡。可是，她并不能得到那段感情的默认。接下来，李编辑说了些啥在我脑子里都成了符号。我在李秀云讲出这个秘密后，像个小女子那样，觉得非常委屈。我固执地认为，她公布这个秘密时，过去的一切都应该重新来过才叫公平。在这种强烈的渴望里，我最最希望回来的不是我的爱情，不是我的青春，不是我的生命，而是被老婆誉为我的“民间好友”大雄的归来。

窗外一片沉寂。雪把外面覆盖得更加寂静。一条鹅黄色的光线，斜射在楼前不远的小路上。看到落雪，我突然觉得，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再回来。恰恰是这种不再，这种生命不再，青春不再，才把我们生命调和得如此美丽动人。我想，不管有多少多少的不再，“爱情”永远都会悲悲怆怆地唱下去。

不知是暖气不热，还是窗外太冷，我蜷在被窝里的身体一直没有暖和过来。又是一阵寒风呼啸着打在窗玻璃上，发



出火车飞驰时才有的嘶鸣声。那股强大的寒冷真像一列飞驰而来的火车，疯狂地从我身体上碾过。我的头枕在冷硬的铁轨枕木上，鼻息里满是机油的味道。我想，要是在这种机油的气息里燃烧起来，该会很暖和的。可是，我知道我不能，我在感受到温暖的同时，我也就失去了这种幸福的感觉。我会被烈火变成片片灰色的蝴蝶，消失在没有月光的夜色里。现在，我的周身还是冰冷僵硬。

火车裹着巨大的寒冷朝我隆隆开来。那一节节像虫子似的轻轨火车，两年前就像鬼魅一样穿行在这座城市了。只怕不远的将来，鼻息里将全是这种机油的味道。不过，你不用怕，到那时候，世界到处都是这种机油的味道。你的鼻腔结构，你的组织细胞对这一切一切的改变也会见怪不为怪了。你就像一只被带到太空的西红柿或小麦种子一样，接受了外界对自己基因的改变。你将对发生的所有变异，习以为常。

现在，真的好想大雄。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大雄穿着浑身是兜的摄影背心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吴小梅一个沉重的翻身，把席梦思床翻出几个波浪。我被老婆这股浪花推到皱褶的底部。我像一条冻僵的小鱼，找不到自家的水底。我在波浪里挣扎着，做着遥远的一个春梦。

春梦起于两年前盛春的一天。我和大雄坐在出版社办公大楼后面的小花园开始的。



2

空气中侵入了一股烟草味儿。这种气味我并不陌生，它也时常从我的鼻息里吞吐过。是上好的“红塔山”香烟。我知道大雄示意我再说些什么，他一定看出我走了神。只是，这小子今天有些怪。他不像平时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儿。他似乎很认真地听我说事情。是不是这件事是关于李秀云的，他才这般异样呢？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完全向他说出来，我就后悔了。

大雄抬起眼睛认真地看着我，嘴巴一撇，朝我吐出一股烟雾。大雄庄重起来的样子显得挺稚气。别看他表面上平静，可从他克制的喘息里看，他准在胡想乱想了。其实，大雄哪儿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再好的货色，只要放久了，也会失去当初垂涎三尺希望得到它时那种心情。这就像一位最有威望的，曾让你爱慕已久，却无法亲近的，平时根本不在乎你在哪儿，不管你是死是活的一个人，突然间跑到你办公室来找你，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你想想，你会是个啥感觉？大雄不知道我现在对李秀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他才极力想知道我和李秀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眼前的小花园里，春天的气息正浓。那些桃树、杏树、苹果、核桃、梧桐、银杏、松树、槐树等植物，都在阳光下尽情散



发着特有的清香。我把思绪投向一条条鹅卵石铺成的在林间蜿蜒穿行的小路。我看着我的思绪像姑娘手下拉长的棉絮，铺在路边的那些月季、玫瑰、牡丹、洽洽桃和臭菊之上。使得这些本不名贵的花儿，绽放出淡淡的芬芳。果然，我的心情不像方才那么忧郁了。十点多钟的太阳透过浓密的枝桠，把花园分成一幅幅风景画，也把我的心情通透得舒朗起来。我突然有了想融进这片风景的欲望。

石子路被我举目可及的视线截断，只留下一段勾样的曲线。昨天黄昏的一场小雨把树上的叶子滋润得绿油油的，像女人刚刚涂抹过精华素的脸。淡淡的丁香花的气息就如轻裹了女人脸上的柔纱。想到柔纱，李秀云就像才入夜，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寻找情人的痴心女鬼，浮现在我面前。李秀云跟我说那件事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氤氲之感。按说这样的事，她应该回避外人才是，干吗跟我说呢。难道我就这么值得她信任？

丁香花的香气在园中飘浮，那柔纱也在随风而动。

李秀云把这样的一件事托付于我，最起码有一点是能肯定的，那就是我决不会把这样的事到处乱说。这不仅仅因为她是我们的副社长，对我的前途有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对我的信任。

红星出版社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这片园子却如风情万种的少妇。不光我有这种感觉，大雄也有同感。大雄还说，好多来社里办事的朋友不是说我们的刊物办得有多好，而是感叹我们社的优美绿化。大雄这样说，绝不是为了迎合我。要知道我在出版社的地位远远不如他。一位科级校对



员怎么能和社里顶尖的主任级摄影记者相提并论呢？我这样说，并不是我有意抬高大雄，大雄的作品确实是那种挺有格调的艺术品。这一点，我在总院当护士的老婆吴小梅也表示认同。对于大雄在摄影上的造就，国内有知名人士已作过评论，我一个校对的话并不重要。但是，我的判断大雄却很看重。大雄说我是那种很会把自己藏到生活深处的人。他说他就欣赏我这样的人。

我老婆却说大雄喜欢和我在一起，是因为他和我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安全感。我明白老婆说的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不具备和大雄竞争的资格。老婆以她的资历和修养做出这样的定论我虽能理解，不过，我还是更愿意接受大雄对我的认可。大雄说咱俩骨子里有许多相通的东西。

花园是方圆几十里钢筋混凝土世界里难得的一片绿地。在我们这片被称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电子村落的条条街上，我们社的花园就像世外桃源一样，对人充满了诱惑。虽说，村落的条条街中间也有零星半点的颜色点缀其中。可是，在过于强大的灰色结构中，那些点缀就像重新整合后摆在家中老式花瓶里的塑料花一样。每天睁开眼睛从家中到单位，满眼看到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上，被人披挂着的各类招牌和灯饰，就像看着秃瓢头上的假发一样不得劲。只有这小小花园，能给我带来生活的冲动和欲望。所以，这片绿色的小园林得到我和大雄如此的垂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我和大雄就在这春天的园子里对峙着。我们像动了春情的女人一样，坐在石桌旁漫无边际地跑着神。我后悔



不该跟大雄说这件事。我一经发现自己娘娘们儿们儿的，就想恢复做男人的自尊。我们便进入了这种对峙状态。

太阳升高了，我能感觉到我头发的稀薄地带有些发烫。一阵造作的钢琴旋律在我们四周骤然响起。我吓了一跳。大雄却咧着嘴得意地笑了。他从他的摄影背心里面掏出一部精致的手机，翻开光滑的银色机盖，看了一眼又合上。

大雄换了新手机。他原先的手机是悔色的。

我说你接吧，需要我回避我到那边客是。我有站起来的意思，我觉得这是我解脱眼下窘迫的最好机会。

不用，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等会儿回就是了。你快说吧，难道你招呼我来就是看你发呆吗？大雄直起身子，把手里才吸了半截的香烟掐灭扔掉。

不好意思。都怪我大惊小怪。其实，也没什么。虽说她和我们都是从西北来的。可这些年，她从没找过我。再说，她是咱的领导，就是找我谈话也是正常的。我站起来，将手插进裤兜里。

既然这么正常，还找我干什么？我以为出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呢！大雄抚弄着手机，白了我一眼。

你的手机真漂亮，谁送的？手机光滑的机身让我想起流线型的豪华轿车。

自己买还不行吗？大雄眨了眨孩子般长睫毛的眼睛，又乜斜了我一眼。大雄经常用这种居高临下的眼神看我。

我认识卖手机的，你什么时候想买我带你去。

我一个校对不需要那玩意儿。我故意装得心不在焉。本来我是想买个手机呢。可我老婆说，现在和过去不一样。



过去买手机是白领,现在买手机的人大都是打工的。我知道老婆这样说是出于虚荣心,她不想说我们要省下每一分钱,是为了下一步交清社里在西郊盖的经济适用房的房钱。像我这样级别的团职军官,要把这每一分钱和我们这些年来的全部积蓄垫进经济适用房的地基里,才能保证将来睡在里面不做杨白劳被黄世仁追要债务的噩梦。

像你这样的大摄影家还用自己买手机吗?我也不怀好意地瞅了大雄一眼。说起手机,我又想起李秀云来。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问我怎么联系,就把我给问愣了。好在她反应很快,她从我桌上抽出一张纸,快速写下她的手机号递给我。她说你有事就给我手机打电话,我要找你就给你办公室打电话。她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你别没话找话说了,我还有多少事要做呢。大雄恢复了大大咧咧的常态。大雄一进入常态,我紧张的神经也松弛下来。

你要没事我先走了。大雄把手机放进摄影背心外面的兜后,像放错地方似的又掏出来。我不明白这种背心有什么好,大雄总爱穿着它。就算是干摄影的,真就需要穿那么多兜的背心吗?我看纯是作秀提示别人自己是干这一行的罢了。这和干医的总穿白大褂一样。职业装说到底都是作秀的产物。作秀比起造作二字来,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漂亮吗?大雄突然转移了话题。把手机递到我面前。

不错。我说。

你看它多像少女的皮肤,光滑而不油腻。大雄的另一只手在手机上轻轻摸索着,那样儿真像是抚摸着掌中的袖珍



女人。

难怪他有这种感觉,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人,有谁还在真正抚摸怀中的女人呢。我忍不住笑起来。

笑什么?大雄歪着脑袋把目光斜过来。我说,你是谁啊?你死了都不亏,你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啊。大雄嘴一撇,默认似的点点头。

那倒是。不过,李秀云和你还是比我近一些。大雄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真正想说的话说了出来。大雄这么一说,我更觉得后悔。我想我能不能真像大雄说的那样,能把自己的秘密也像自己一样,藏得更深一些呢。整天像拿不定主意的问题少年似的,遇事都想跟大雄说,你说我娘们儿不娘们儿!好在我这回及时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万一说出去传到李秀云耳朵里,她会怎么看我呢。真是个白痴!我在心里骂着自己。

吃过晚饭,我的心还在办公楼后的花园里飘着,就看到老婆吴小梅光着身子急速地从卫生间冲出来往厨房跑。老婆身后,像失了火似的腾腾热气随着她奔涌出来。

烫死啦!烫死啦!简直是鸡毛嘛!喊了多少声了你没听见怎么的!老婆吴小梅精湿的脚踩在地板砖上,像鸭子上岸时在稀泥里扑腾的声响。老婆要去厨房调水温。她那身松懈多皱的肌肤随着跑动一颠一颠地颤动。

我没像往常那样紧跟在老婆身后,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去补救什么。现在想来,真没有那个必要!只有背着老婆在外面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才会在老婆面前心虚地加倍表现。像我余可凡这样如此清新隽雅,平时连点歪想法都不会



有的好男人,用得着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吗?

为了理直气壮得更真实些,叫余可凡的我又开腿,摆出一副大男人的样子。我吐着烟雾,像欣赏一幅画儿似的觑着眼睛,看着吴小梅又从厨房颠着跑进卫生间。吴小梅在进卫生间的那一倏里,觉出了此时此刻,在同一场景里,我的反应与往常很有些不同。她的两只手下意识地捂着她的乳房,转回身子。她的目光在我脸上仔仔细细浏览了几遍,几乎是同时,她和叫余可凡的男人心里都重复了“神经病”三个字!

我在此时转变了视角,完全是为了让你能更好地看清我的处境。同时,也提醒一下自己到底吃几碗饭。我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大雄那样不满意我时用那样的眼神乜斜我,还因晚上很少有应酬,经常给老婆放洗澡水,而被老婆奚落得快歇了顶的中年男人。可是,谁能想到像我这样的男人,还有李秀云这样出类拔萃的女人来求。看来,我真的不必那样自卑。

感觉到不再自卑的我还是不得不走进厨房。我得把池子里的脏碗脏盘洗干净,要不挨了烫的老婆洗完澡后不会饶了我。自来水被老婆调整过后,像得了前列腺炎的老男人,细流流地往外淌着。洗涤精被细流打碎成一个个白色的泡沫浮在水面。泡沫与油腻颗粒融合破碎后发出静谧的声息。



3

室温刚好二十五度。大雄看了一眼冷藏箱上的温度计，心想这时要有个女孩一起在这样的温暖的屋里聊聊天该有多好。小酒馆虽说温馨，可烟雾弥漫得随时像要起火。到大饭店里消费，喝杯冰水都像吃人民币。这且不说，看着那些表面上对你彬彬有礼嗲声嗲气，一转身脱口就是“傻×”的小姐，向你弯腰点头的样儿更没劲。待在家里很舒适，可老婆的人影也看不到。

大雄一想起老婆，鼻子里就充满了药的味道。干脆想余可凡吧！想余可凡的时候你怎么发挥都没问题。他可是一张白纸，随你怎么画。余可凡从现在到未来都是那类从办公室——食堂——家中的“三点一线”式的男人。大雄心里竟替余可凡感到欣慰。不管怎么说，现如今真是稳定压倒一切啊！钱财再多有什么用？弄得老婆整天围着那些药片转，弄得家不像家，店不像店。弄得儿子整天连娘的影儿都见不着，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嘛！真是挣钱越多家离饭店就越近，人就离家越远喽。余可凡虽说没多少钱，可那种男耕女织的日子肯定也挺有意思。双军人家庭夫妻之间肯定比咱这单军家庭夫妻之间容易沟通些。

社里的人都说余可凡老实。可是，别忘了，他也是宣传